

抗戰
期
中
軍
民
忠
勇
故
事

第
二
集
第
二
輯

民間
忠勇
故事
集

孔繁霖編著



三月
五
村
軍
畫
書

書叢範模年青

集事故勇忠間民

著編霖繁孔

行印社版出年青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一、我國古以六藝施教，兼重文武，故歷代賢豪，在其青年時期，每當國家危難之際，輒能投筆從戎，奮起衛國，其可歌可泣之行爲，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迄乎近代，首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自

國父孫先生以次，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行爲之義勇悲壯，更遠邁古昔。此次對倭抗戰，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敵愾同仇，奮勇殺敵，在

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大多亦是

青年；此其所爲，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亦卽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爲鼓舞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及今後復員建國之大業，則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今日切要之圖，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

二、基於上述之理由，本叢書計分四輯，共二十四冊，預定於三十四年一年內次第完成，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一)張騫、蘇武 (二)衛青、霍去病 (三)馬援

(四)班超 (五)諸葛亮 (六)李世民

(七)岳 飛 (八)辛 棄 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 克 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 松 坡 (八)黃 花 岡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一)遠征軍在前線

(二)活躍的青年軍

三、本叢書所輯各書，其篇幅內容，力求均勻。但事實上，或以其人
事蹟甚多，雖經過揀擇，仍不免失之於繁；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
來甚少，雖廣為搜集，仍不免失之於略。加以限於時間，成書倉
卒，魯魚亥豕，在所弗免。敬希讀者惠予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改
正，不勝企幸。

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

編者的話

中華民族雖是愛好和平，但亦充滿着鬥爭的勇氣。

和平，必須有鬥爭，才能得到保障，而鬥爭，也必須是爲了和平，才有遠大的意義！

自從日本軍閥發動了對華侵略戰爭以後，中國的和平即被破壞，中國人民爲抵抗侵略實現和平，曾無分男女老幼，轟轟烈烈地演出許許多多忠勇的事蹟！

吳妹，不過是大冶縣鄉間的一個年青姑娘，她却能用時機格殺日兵二名。楊惠敏是一個女童子軍，她看到堅守在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還沒有一面代表中國正義的國旗，於是不辭萬死的親身送去，使倉庫上面飄揚着「青天白日」，助長戰士的聲威。臨沂的老太婆，她雖沒有好多知識，但她很知道對國家的責任，能不避艱險的跑出城來，把敵軍儲藏彈藥的地方，告知國軍，作爲轟擊的目標，宋美齡和謝冰瑩，一個是領袖的夫人，一個是有名的女作家，她們都認清自身職責，跑到前綫去慰勞將士，振奮軍威。還有許多婦女，或者服務戰地，爲受傷將士診療，或者在後方工作，爲國軍縫製衣履。她們感覺到荷槍實彈的幹那殺敵的機會比較少，只好就其力之所及

民間忠勇故事集

做些有關作戰的任務。

廈門的三個小學生，和蕭山一牧童，他們雖是小小的年紀，但却深明大義，前者畏正不屈，驚破敵胆；後者善誘敵人，誅戮痛快。使日寇知道中國人，雖是小孩，也不能輕易欺侮的。

夏光夏雲夏馳三兄弟，他們看到敵軍侵凌，國事危急，不惜毀家紓難。王鵬飛鄭國斌楊伯卿三個人，都是築路的工人，他們痛恨日本人壓榨他們的勞力，去殺中國人，結果大家協力擊殺日本經理，還有許多中國的老百姓，或者是光榮殉國；或者是燬敵砲彈；或者是謀刺被殺；或者是誘敵殉難；直接間接的都有助於戰事，表現他們的忠勇。

這一類民間忠勇事蹟，我們知道中國城市和鄉村，表現得不知有多少，然而有文字記載實在太少了，就是本書所搜集的這幾編，都是費了不少的時間和心力才能得着的，這些都是與我民族氣節有關的故事，值得表揚。所以雖是這少的幾篇，也可看得出我民衆英勇奮鬥的一般情形了。

民間忠勇故事集

目次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編者的話

一、吳妹·····	一
二、鳩鳩·····	四
三、楊惠敏·····	八
四、臨沂的老太婆·····	一〇
五、宋美齡女士在前線·····	一四
六、北戰場上的一隊隨軍女性·····	一八
七、女兵謝冰瑩·····	二六

目次

二

- 八、慰勞歸來……………三〇
- 九、復仇的故事……………三四
- 一〇、花姑娘就是扁担……………三七
- 一一、井吃塔的血……………四〇
- 一二、三童行……………四七
- 一三、蕭山一牧童……………四九
- 一四、三兄弟……………五三
- 一五、三個工人……………五六
- 一六、張全甲……………六〇
- 一七、五義士……………六一
- 一八、施中興……………六二
- 一九、索光耀……………六三
- 二〇、回教徒……………六四

二一、回教徒至死不屈	六五
二二、孫景灝	六六
二三、王岷五	六七
二四、江曉鳳	六八
二五、吳榮臣	六九
二六、張子開	七〇
二七、謝湘佐	七一
二八、曠東初	七二
二九、樓田村	七三
三〇、三灶島壯丁	七四

民間忠勇故事集

一 吳妹

佚名

大冶縣在淪陷後不到半個月，維持會很快地就成立了。老百姓都知道張宜臣那個活剝皮平素就是個坐地虎，做了維持會長後必有一手毒辣。果然，兩三天後，四鄉的人都曉得張宜臣的走狗細心源當了偵探隊長，他第一把爪子伸過來，就是專替張宜臣爪「花姑娘」幫着「會長」向日本鬼子獻媚的表功。

老百姓都心眼通着心眼一道氣，早已相當密傳了風聲，稍有點姿色的婦道人家都悄悄地躲避了。風聲一天緊一天，傳說細心源就要引領鬼子到東鄉上來要了但是吳妹還不走。

吳妹今年才十八幾，鄉老都說她又美又慧，可就是倔強了一點。

早就有許多勸過，吳妹不要仗着一點武藝持強，還是避一避，但是吳妹却總搖搖頭，她說：

吳妹

一

「我有法子治死一兩個鬼子。」

這一天終於來了兩個日本兵到鄉村上查戶口。到了吳妹家門前，正逢着吳妹，鬼子滿意他們的發現了。他們舉起帶着刺刀的三八步槍，對着吳妹胸前。

吳妹鎮靜地望着鬼子伸手指點着她的下身，已明白敵人的惡意，但是她早拿定主意來對付這兩個敵人，於是她嫣然而笑了。

兩個鬼子爲吳妹的笑誘出了神，都放下槍爭着上前拉手拉腳。

「哈，好好的花姑娘，大大的好！」

「不行，你們一個一個地進來，兩個人不行！」吳妹一面做着手勢向鬼子示意。

「哈，好的，好的，姑娘怕羞！」

兩個鬼子在地上取草抽籤來決定先後，一個滿腮鬚鬚子的勝利了，他回頭向同伴張嘴露出一對大歪門牙嬉笑着咕嚕一聲，便欣然跟着吳妹進了門裏去。

吳妹反手閉上屋門，鬼子笑視着牀舖擦了擦鬍鬚，仰天伸起懶腰來，嘴裏咕嚕咕嚕唱着什麼東洋小邪謔，一把剪刀突然從吳妹袖中閃露出來，猛迎着鬼子仰天的脖子刺下去，鬼子的小調混

爲呻吟，咽在喉間，含糊中想叫出聲來，緊緊地又被吳妹雙手扼住，十分鐘後鬼子倒下不動了，翻瞪出一雙苦痛的大白眼。吳妹將染上雙手的血漬，在死者制服上擦了乾淨，又走出來。外面連風吹草動的聲音都未聽到，吳妹裝出倦意未舒的樣子。

「他在——」吳妹雙手托腮表示睡眠的態度，「不要去動他！」

「沒有——地方？」

「有——來！」

鬼子立刻充滿豐盛的笑意，隨着轉入穀房來，裏面幽暗而陰濕，鬼子剛進來一時矇矓矓地看不清什麼。

「什麼地方？」他驚異地旋着身子張問。

「好地方！」吳妹飛起右腿猛向鬼子的小腹踢去，鬼子隻手捧住肚子跌下去，吳妹向前亂腳向胸膛肚子之間用力踏，踏……、鬼子狼號似的叫着：

「八哥鴨樓……好姑娘……不要……」聲音漸漸微弱直到消失。

夜裏，吳妹肩着兩枝三八步槍，腰繫着子彈匣，投小路走出村莊。

（錄自揚眉集）

二 鳩鳩

鳩鳩不是春鳴於山林中美麗的鳥，她是一個女孩子。人家都說鳩鳩有鳩一樣咕咕善唱的嘴，有鳩一樣機靈的雙眸，也像鳩一樣跳跳地。春天裏插秧的農民都聽見山頭上有清亮婉戀的山歌：

柳條青青柳條長，

哥哥騎馬殺敵強，

妹妹牽牛種田忙，

哥哥得了個大勳章，

妹妹種了田大蘿貝，

看是哥哥的勳章大，

還是妹妹的蘿貝肥！

「鳩鳩又在唱了」。

「這小丫頭竟會繙小調，小嘴夠多巧」！

「她是在唱她的心事呢」。

「白牛兒從軍五個多月了吧？鳩鳩是盼念着白牛兒喲」。

插秧的農人邊插着秧邊以鳩鳩做談話的題材。

你以爲鳩鳩光是會唱山歌小調麼？田裏的事她也有份兒，從去年她就開始把犁頭了，今年她插的秧也顯得整齊疏溜。唱山歌的時候她是在放牛，老水牛的午餐不僅有金色陽光的溫暖，而且有鳩鳩的音樂，也足以舒悅了。牛兒高興時抬頭嚶甯地和唱一聲。

夏天裏清涼的日子多。草地裏鳩鳩摘草茸子編小獅子，也會編「白牛兒打日本鬼」。鳩鳩用輕巧的手兒把蝴蝶兒，提來就壓在皇歷裏，那本皇歷可藏着不少蝴蝶，什麼花彩的圖案都有，她有幾個最大而美麗的蝴蝶，下翅都長着長長的尾兒，墨黑帶紅點，藍點，黃黑交織的花紋，白衣着染着紅星了，鳩鳩叫它們做「九天仙女」。

「你把仙女都壓在書本裏，罪過，罪過！」

白牛兒的老爺看見鳩鳩天真得可愛，便這樣開她的玩笑。

鳩鳩可真會抒情哪！

鳩 鳩

聽說鬼子要到小王莊來了，有的說鬼子決不敢來，咱們的紅槍會利害。來了請他們吃「紅饅羅貝」，吃天刀片，莊上會打槍的不少，白牛兒的蘿白大叔就是紅槍會的會長，他們有準備，有把握。

鳩鳩在山上放牛，也打聽來不來的消息。

秋初了，田野的稻田透出半熟的黃意，微風裏搖曳着豐滿的穗子，有一種香氣在空氣中溢散着。鳩鳩看着這些人民的糧食、珍愛地想：不要給鬼子搶割啊！鳩鳩每每防着鬼子，也念着白牛兒。

有一天黃昏，鳩鳩讓牛兒在前面走着，自己一路在後面哼着小調走，在榆林子邊忽然閃出一個黃色軍服的日本兵，背上掛着長槍，向鳩鳩笑着撲過來。他是偷牛的！鳩鳩望明白，現在他要偷牛的主人了。

「哈哈哈哈……」鬼子單純而陰森地嚥笑着嘴，一把摟住鳩鳩的身體，一撮小鬚鬚的嘴露着牙向鳩鳩臉上偎來。鳩鳩用力掙扎着。

她忽然瞥着鬼子背後拖着一把刺刀，她迅速地伸手抽出來，刺刀又尖又長，明幌幌地。

鬼子突地驚覺，但已遲了點，鬼子自己的武器已受着鳩鳩的指揮，直刺向鬼子的咽喉……半點鐘後，聽見鳩鳩呼聲而來的四個鄉民，像獵獲一匹巨狼似的拖着已死的鬼子回去了。紅槍會當晚在土地廟開了一個警備的會議，參加的人羣中也有鳩鳩。

(錄揚眉集)

三 楊惠敏

佚名

英勇的女童子軍楊惠敏向我開北孤軍獻旗，使我們燦爛的國旗仍能在關北區內飄揚着，這種冒險而有意義的舉動，無怪能引起人們的欽佩和注意。

記者昨天特地去訪問她，見面後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面前站的那一位二十四歲的少女，面龐很瘦，但精神極奮發，身軀並不高大，而體格非常強壯，頭髮短短的，跟男子一樣，假使沒有人介紹，我決不會想到她就是那位「四十一號女童子軍」。

她是鎮江人，在家鄉有父母和兄弟姊妹，但她離開家鄉很久了，除了每年回去探視一次以外，其餘的時間完全是外面奔跑着，曾在汕頭廣東各處讀過書，同時也教過書。

「一九一八」後，她同姚瑞芳一同由南京到東北去參加義勇軍工作，她擔任的是宣傳部份，曾建立了不少功績。

在東北兩年多，她回到北平，由北平到漢口，由漢口到她家鄉。加入了上海童子軍組織。

當記者告別時，她說：「我是主張苦幹的實行主義者，不願意在報上看到關於我的事。」

記者的回答是：「本來報上登戰此類新聞，並不是代人宣傳，而是借這些英勇壯烈的事蹟來刺激刺激「不知亡國恨」的男女們，使他們清醒一些，共同起來担負重建新中國的責任。」

四 臨沂的老太婆

鯤

老太婆鼓着最後的勇氣走到旅部門口附近的地方，脚步停住了，她有些猶豫。自言自語地轉了一個圈子，終於歪着兩隻脚直走到守衛兵的面前。

「不要進去——你做什麼？」

「我……我走了三十多里才找到這裏來的，唉！——她說了這話就想走進去，衛兵把她攔住了

「你找誰呀，老奶奶？」

「我有話說，我找官長。」

雖說是官長們也常和老百姓直接談話，可是這老太婆——看去快六十歲了，穿着堆滿了灰沙的藍布衣服，皺紋的臉乾瘦得那麼可怕，羸弱的兩隻眼睛顯出非常急燥的強光——她有什麼事要見官長呢：

「找官長？有什麼事對我說吧！」

「那不行，老總！我走了三十多里才找到這裏來的呀！——唉，我反正是不要活了。她急得轉了兩個圈子，又想衝進去。」

「你藍子裏是什麼？」另外有一個弟兄走過來，帶着點警覺心檢查她的藍子，那裏面半藍子雞蛋，幾條黃瓜，沒有別的。

「你送雞蛋給官長吃；可是的？」

「不是，老總！這是鬼子叫我買的！——你不要攔我呀，我要見官長，我走了三十多里路才找到這裏的……」她又是那兩句話。至於爲什麼替鬼子買雞蛋，從那裏來的，她始終不說，糾纏了好久，士兵們感到有些嚴重，終於把她帶到團長面前。

官長們正在爲了攻打臨沂打不下來焦急着，敵人的砲一天可以發一千多發，我們的隊伍開不上去。他子彈沒有耗完，我們怎樣也打不進城，他在死守着等待援軍。我們的另外的部隊在臨沂西面和敵人援軍鏖戰，這邊必須在我軍阻止敵人援軍的時期中攻下城來。城外的敵軍陣地都被我們的砲打燬了，可是他城裏所存的砲彈像是十分充足。

老太婆是從臨沂城裏來的，她的兒子被敵人強迫着運彈藥，在火綫上被我們自己的砲彈打死

。媳婦和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她親眼看着受輪姦；女兒當時死了。媳婦兩隻奶割下來，把人丟到河裏去，剩下惟一的一個孫子，五歲

一條孤獨的老命，帶着孫兒住到關帝廟旁邊別一個老太婆家裏；她們準備着自己終於消失在我們攻城的砲彈底下。日本兵所守的臨沂城裏白天夜裏都有我們的砲彈打進去。

可是她昏暗的老眼慢慢注意到一件事上了。日本軍隊白天夜裏都到關帝廟裏面抬東西，小木箱。城外攻打得越緊，他們抬運得越忙。有一天，老太婆對這些沉重的物件突然發生了理解。她垂死的心中意外地燃燒起一種新的火燄來。

「怎麼樣才能出得城呢？」她一夜沒有合眼。

過了兩天，兩個日本兵抓住了三個老頭子兩個老太婆，給了些錢，派他們溜出城去買青菜，鷄和雞蛋。交通斷絕的城裏找不出這些東西來吃。

老太婆提了藍子走出城來，一聲不響地和同行的老人們分了手。

對她團長報告完了之後，堅執地要趕回城裏去；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她惟一的一個小孫兒。夜晚，我們的砲彈對準了一個最有效的目標，關帝廟發出爆炸的巨響，城裏燒得半天紅。

第二天上午我們的軍隊進了城，城裏看不見一個中國人活着。關帝廟前後左右都成了焦土。團長立在一堆瓦礫邊低頭想着什麼。

這是李德鄰先生講給我聽的。

五 宋美齡女士在前線

七架日本飛機使用猛烈轟炸和機槍掃射所沒有完成的任務，反被一個纖弱的女人做到了，字林西報上載了這樣一段故事。

這件事發生於十月八日，在上海最前綫的某地。在這個地方，一起一起的中國軍隊正在安詳地執行他們的任務，空中不斷的威脅並不能攪擾他們絲毫，但是突然之間，一切活動中止了，所有兵士的眼睛都愕然注視着三個地點。在那兒，有一輛運輸汽車停住，車門開處，走下一個女郎，穿着卡其布的緊身衣和馬袴，外面套上一件紋皮外褂，一頭修飾得很美麗的鬚髮。

這個乃是宋女士，中國婦女會慰勞委員會的主席，她的任務是代表中國婦女會來到最前方向抗戰的武士們祝賀國慶日雙十節，並攜來會員公送的大批慰勞品，

這一段的司令官馬上上前接待，但是這樣一個婦女竟來到這樣一個禁地。所令他發生的驚訝，一時簡直要勝過對這盛意的慰勞發生的感慰之情了。他用了十分的感動模樣和真切的歡喜，歡迎着這位女客，在將她領到一間作為臨時總部的田舍，並招待她舒適地坐下之後，他說：

「你冒着大危險將這些慰勞品送到這兒，我們深佩你的非常勇敢，並深感你們的盛意。連你們女人都能做這種工作，是更其增加了我們爲國抗戰的勇氣了。」

遠近的爆炸巨響震撼着這間朽脆的村舍，但一點也嚇不著宋女士，她安詳地回答：「我們不能像你們這樣作戰，所以只好做點這樣的工作。」

這間田舍裏，除了幾條粗板凳和一隻方桌之外，別無長物，給這位女客人坐下的却是一張唯一有背的椅子，軍官們都坐在條凳上，有的鋪着軍毯。桌上燃着兩隻洋臘。不時打斷談話的是電話的鈴，每一個在坐的都用非常的注意力聽着宋女士的談話。

吃過茶，又留飯，司令官客氣的說菜不好，飯後，宋女士又被領導參觀一個和戰壕相通的地下室，據宋女士語人，在洋油燈照視之下，看得出建築非常堅固，緊峭，而清潔。雖然正是大雨滂沱，內部依然乾燥，她說她看見一個角落裏堆着許多火器，她還看見許多更有趣的事物，但是她認爲是不細說的好。

她的車子運到的是二千件棉襖，五百條軍氈，兩千捲紗布，車子是由孔祥熙夫人出借，而物品却是婦女會會員贈送的。

車子裏除滿裝慰勞品之外，剩下三個坐位。由一個司機，一個軍事嚮導員，和宋女士佔住，宋女士坐在中間。有許多願意去，但是坐位不敷，只好等下次。

除了婦女的隨身事物如粉鏡和唇膏之外，宋女士還帶有可含糖和蘋果，爲她預備一頂鋼盔，但她沒有戴，她甯願讓她的髮髮享受些兒鄉野的新鮮空氣。

起程時是下午四點，所取的道路，因爲軍事上的關係，宋女士沒有指出，這條路又窄又爛，汽車無法開快，中途撞見翻身睡在路道的車輛，路邊的民房大都被炸彈和炮彈全燬了，特別是和一座橋相近的房屋，不過奇怪，這橋却一點也沒傷，路面也不會看見一個被炸的窟穴。

途中自然不平安，當日機幾次在頭頂打圈時，他們只好下車躲在叢林中，然而，牠們雖飛得極低，却沒有對這輛車威脅。

汽車司機對宋女士的勇敢連聲讚揚，雖然他已找着了個自以爲安全之處，而她只舒適地坐著吃蘋果，靜看着敵機的盤旋，當他第一次跳下車逃走時，宋女士却連聲喚他回來，指着敵機，說是已換轉方向了。敵機是成雙或成三的飛，且拋彈，且掃射，共計七架。

依她歷次觀察所得的經驗，證明每一架轟炸機只能帶四個炸彈，七被四乘的得數是二十八，

她就安坐在車中，從第一次轟炸響起，自己想到如果數過二十八，它們就會離開，但是數到中途，她被逼下車躲避，一時之間，終於沒有數清，這幾架飛機飛了很久，直到天黑纔離去。

在到達目的地以前的途中，遇着幾個手臂或腿裹着紗布的傷兵，她每次都請他們上車，但他歸客氣地辭謝。

在到達目的地後，隨着司令官，有幾個兵士卸下了慰勞品，因為到達之早出乎意外，她還剩下不少可可糖和蘋果，她拿着分贈給長官們，他們都十分歡欣的接過享用了。

們都途倒很不少，（譯者注：此處指飛機的引擎）在芒涼而漆黑崎村道中開行，唯有哨兵的「口令！」間或打破神祕的沉寂。幾小時後他們回到了上海。

有人問她對於此行有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宋女士只感覺槍彈的硝烟有些嗆喉嚨。最後，依據這一次所得的經驗，她鄭重的說，如果下次再去，必得帶一個舒適而軟和的靠坐墊。（君簡譯自自由西報）

六 北戰場上的一隊隨軍女性

離開新鄉一百幾十里路，乘着二十年來沒有乘過的農家大車，在一段一段的泥濘裏，在一段一段的沙土上，進着，慢慢地進着。

是一個荒僻鄉村，四周繞了一層已經殘破了的堡壘式的土牆，從牆裏露出來的老樹，葉子已多半黃了，也多半落了，村裏農民，大家在忙着工作，有的蹲在街頭望着我這一個陌生的客人。

經唐副長官的導引，找到醫務主任魏君，由魏君轉領，得以會見了這十二個隨軍女性，在一間低矮的民房，破板門吹進來淒冷的寒風，地上橫砌了一道土甃，甃牆裏滿鋪着麥草，草上蓋着十二個白色布單，這完全是一種軍人的生活，她們都穿着單薄的黑色的長袍，臂間纏了一個紅色的十字，面上都罩了一層風塵的氣色，却更顯露出一種堅毅的活潑的精神。

經唐魏兩君把我介紹了以後，首先對她們表示我無上的敬佩的熱誠。

「實在慚愧，一路來深蒙各位官長的格外照拂，感覺着累贅很多，供獻太少，一一個年歲較

長的女士說，

「諸位都正在讀書的時候罷」我問。

「有幾個是已從任邱女師畢業在外作事的，有幾個將畢業，有幾個還正在女師讀書，這一個小妹妹——指着一位年歲最小的——今年才八歲，剛進學不久呢。」另一個年歲次長的女士說。

由唐副長官和魏主任的分別介紹，知道年長的這位女士李炳華，她曾在保定作過幾年小學校長，次長的這位女士叫葉思慧，她正在任着小學的教員。蘆溝橋事變起後，爲戰時需要，在本鄉任邱成立一個抗敵救國會，我們幾個同學感覺應該起來，遂聯合參加救國會的工作，首先我們担任的只是宣傳，一面又自動參加救護的訓練，到了九月十五前後，永清固安的血戰展開，前方的傷兵紛紛下來，因而編爲救護隊專任救護工作，忙了幾天，忽然在一個夜裏，傳來消息，前方的情勢非常緊急，軍部奉命立刻要向後撤退，我們一方因爲工作的意義，一方也實在不忍離開這一批爲抗敵而負傷的戰士，說來真是慘事，因爲担架不夠，救護不及，重傷的不要說不能搶下，就是不能行動的輕傷，也有很多被拋掉。敵方遇到就是狠狠的下一下刺刀，抬下來的，或者上身輕傷走下來的，實在是太幸運了。因此，我們幾個也立刻決定拋棄了我們的父母，拋棄了我們一切，

服侍傷兵，隨着×××的軍部退出了任邱。」李女士很流利的述說着她們出任邱的經過。

「我們退出任邱，多半是在夜裏步行，任邱附近兩旁，完全是大水，所以行路是非常困難，我記得第一次夜裏，因為道路泥濘，前後行人竟失了聯絡，有的走到蘇果莊，有的走到西演村，直到第二天早晨，到了滹沱河岸的時候，秋風吹得非常寒冷，傷兵落在了我們後邊，大家不得不停下等候，我們穿着的都是單衫，有的披着毯子在寒戰，有的幾個人在一齊取暖，等候兩點多鐘，傷兵方漸漸趕到，他們都是帶着未愈的傷痛，瑟縮在担架之上，不斷的呻吟，不斷的喊着寒冷，看見這一種情況，我們眼淚都不自覺的流了下來，這時，我們不知怎的，從內心發出一股熱力，忘了我們自己的寒冷，大家忙着照顧服侍這些受傷的兵士們過河。夜深了，好容易我們才找到了一個小村，好容易才找到了幾個村人，勉強在這裏停歇一下，夜裏過去兩點鐘，我們勉強喝到了一碗稀粥，大家弄了一些亂草，團團擠在一堆，瑟縮的度過了這個寒夜。」葉女士接着李女士這樣滔滔的講述着。

「想來很有趣，這是在又一個夜裏，正是雨後，天仍然遮着濃密的雲，南北方向，一時實在辨不出，又加上崎嶇的道路，兩旁都是汪洋的大水，這時，我們一位同伴，高聲地喊着：

小心啊，青泥白水紫花道，不要進水裏去：」話沒有說完，通的一聲，他自己却落下去，後來由幾個同伴拉上岸，一看她的頭髮衣服完全濕透了，大家安慰她自己却很得意似的說：「權當洗一次冷水浴好了，」又是李女士說，她並且指點着裏邊的一位胖子。這位胖子，臉一紅笑起來，大家也都瞧着她笑了。笑聲停止，李女士又接說下去：「有一天中午，正走在路上，突有敵機六架飛來，人們都慌了，抬担架的民伕，把傷兵都放在高粱地裏，分頭跑散，敵機沒有投彈飛過去了。分頭把民夫找回來，抬着傷兵繼續走，走了不遠，載藥品的車子，又陷在泥裏了，我們幾個人跑到村裏去求人抬車。雖然不斷的喊着老鄉，話調究竟有些特別，村人不約而同的都給予一驚異的注視，趕到邢台的時候，奉令把傷兵轉入十五醫院，我們原來本想一同轉入醫院去服務，但覺得這些傷兵，已經是有安置，我們另外還有很多的工作應該去幹，所以臨時決定還是隨車出發，那邢台北關，在一刻鐘裏，敵機轟炸了六次，我們分開掩藏在幾株柳樹下邊的荊棘叢中，聽着轟轟的聲音，隨後便是無數的破片和塵土紛飛，敵機去後，大家找到一齊，彼此相視一笑，這種生活，似乎已經有些慣了……」

「她們幾位的精神，實在是使人欽佩，每天隨着步行八十里路，不但受苦，而且危險，在又

苦又險的當中，還照舊熱心她們的工作，這種精神，實在說，我們男同事都覺得自慚不及呢。」魏主任從旁補說了這麼幾句。

「魏主任是過於體諒我們了，其實，在上海有謝冰瑩，在山西有丁玲，其他不知姓名的，真是不知道還有多少，我們這幾個人，實在是太平常了。」李女士趕忙這樣謙虛的解說着。

「關於我們實在沒有什麼，我們覺得應該這樣作，應該服侍我們負傷的戰士，應該和其他的人們一樣的不怕苦，不怕險，我們步行了一個多月，國內和國外的消息都隔絕了，這到要請求先生能夠給我們一點指教！」葉女士向前走近了一些，把談話的中心轉變。

儘着可能的，把國內和國外的近事，爲她們演述了一個概略，接着我又問她們關於今後的工作，李女士說，她們乘着平漢線上較爲沉寂的時機，和軍部負責人員已有幾度的研究，結果決定分頭到附近的鄉村先開始宣傳的工作，並且已經擬了一個工作的綱要，現在就要開始去推行。

太陽被西方的薄雲遮沒了，屋子裏漸漸的墨暗下去，時間已經不早了，說了一聲「珍重」，遂告別了她們！李女士一面領着她的同伴送我，一面取出來一張摺疊着的白紙，她說：「這是寄後方姊妹的一封信，寫成了多天，因爲不方便沒有寄出，請先午代爲發表！」

信是用鉛筆這樣寫着：

「親愛的姊妹們！親愛的後方的姊妹們，我們是河北省任邱縣抗敵救國會的救護隊，同時我們也是被敵人砲火激出來的一羣，我們有親愛的父母，我們有美麗的家園，於今我們是都拋棄了我們所有的一切，來參加這一個戰地的工作。」

我們親自嘗到了亡家的滋味，我們親自受到了生離的痛苦，我們親眼看到各處的同胞，血肉橫飛死在敵人的砲火之下，我們親眼看到成千成萬殺敵的忠勇戰士，斷肢殘體負着創痛一批一批的從前線回來。

我們覺得太渺小了，我們感覺着太沒用了，我們親眼看到這一批一批負着創痛的傷兵而不能担架，我們親耳聽到傷兵們呻吟的酸楚，而不能圓滿完成我們救護的工作，國防的前方需要的人力和物力，竟這樣過分的不足。

親愛的姊妹們！我們很慚愧，不能盡情寫述出來我們的痛苦，更不能盡情傾吐出來我們的願望，我們只是覺得我們應該跑出來，應該從家庭跑到戰場，應該放下一切不重要的工作，來幫着抗敵，來担起這一個偉大的任務。

我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姊妹們，已經先我們而覺醒了。然而，我們也相信，一定還有多多的姊妹們，迷戀在美麗的夢裏，這時候我們不能再沉睡了，我們應該不論男女老少一樣的起來抗敵，救國。

在戰地，在戰地的後方，到處都有很多的工作，到處都具很多容易求得的东西而無人供給，就以傷兵所纏的綑帶來說，都不能充分的供應，眼看得不能再用的綑帶，還得要再用下去，這該使我們，這該使這些忠勇的負傷戰士們，怎樣的痛心！

親愛的姊妹們！親愛的後方姊妹們！爲了抗敵，爲了抗戰的勝利，我們不但要竭盡了人力，同時還竭盡了物力，勝利以後，一切都屬於我們，不能勝利，我便沒有了一切。所以，我們再沒有什麼可以迷戀，同時我們再沒有什麼可以顧惜。

我們願意接受先覺姊妹的指示，我們更願意和我們後起的姊妹來攜手。我們經冀南跑到豫北，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從豫北再跑到冀南，再跑回我們的故鄉，再和我們親愛的父母歡聚，然後，再拜別了我們親愛的父母，跑到松花江畔，跑到長白山巔，來共唱我們勝利的歌曲。

後邊簽署了她們筆姿不同的秀麗的十二個名字

李炳華

湯肇貞

高玉蘭

葉思慧

王雲仙

閔佩玖

湯肇儒

王瑞芝

孔陰蘭

邊毓英

郭春瀛

馮金安

十一月十五日惜夢寫於新鄉

北戰場上的一隊隨軍女性

七 女兵謝冰瑩

汪瑛

名作家兼「女兵」謝冰瑩先生，在蘆溝橋事變後，以婦女救國，不應後人，特帶病離去衡山療養院到長沙，積極發動「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在九月十四日，終於率領了一隊武裝「女勇士」遠離絕對安全的長沙，而隨×軍出發到東戰場，這一隊「女勇士」在他們「謝團長」的領導之下，完全犧牲了個人的一切，置生命安全於度外，出入於槍林彈雨的火線上，爲千萬受傷的抗敵將士作忠誠的服務，同時盡量利用每一分鐘的餘暇，熱誠的做着軍隊和民衆間的政治宣傳工作。惟目下我東戰場上抗敵情況，已漸入新階段，且團中「女勇士」辛勞日久，故最近由謝先生率領西移，擬在後方各地，本過去所得寶貴經驗，展開更廣大的救亡工作。十一月二十七日，她和全體團員皆由前線轉京乘長江輪至漢，現已全部安抵此間，記者此次由京來漢，與謝先生及該團全體團員結伴同行，故得悉該團團員及謝先生在前線工作情形較詳，茲特將其大要略記於後：

(一) 在野戰醫院中 當「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十八位武裝女勇士在她們「謝團長」領導之下，東下參加抗敵禦侮的偉大工作時，恰在我東戰場上戰火最猛烈時期，斯時我方左翼軍

線網從吳淞，楊行，月浦等地面移到瀏行，羅店一帶，前線敵我激戰甚烈，我方忠勇將士受傷者亦甚衆，謝先生所率領的一隊女勇士馳赴前線後，她們在砲彈橫飛的火線上組織了一個「野戰醫院」凡在前線受傷的將士們，都是首先由担架隊送到了這個醫院，所以工作開始以後，這一批英勇熱忱的女勇士們，就簡直忙到連必需的飲食睡眠都忘了。一批批斷腿缺臂穿胸洞腹的抗敵將士們痛楚呻吟，使得她們各人不準許自己有直腰板的機會。她們一天十二小時的俯屈着身子，爲受傷健兒們洗滌着傷口，細心地敷着藥膏，包紮紗布，有時工作繁忘的時候，她們竟夜以繼日地辛勞着，沒有想到休息，也沒有感到飢餓，受傷戰士們傷口裏流出來的鮮血，往往連她們整件的工作衣上都沾染滿了。

謝先生和這樣一隊女勇士，雖然她們並沒在火線上親自肩起槍桿殺敵，但實際上這千萬傷愈戰士們帶着她賜予的再生之身，重上前線殺敵，就等於她們自己直接參與了殺敵工作一樣，而且她們工作的兩手也許比一枝槍桿所貢獻的還多，她們用着偉大的兩手，可以繼續的恢復萬千戰士們的戰鬥力，使她們繼續地獻身到民族抗戰的陣營中去，爲祖國的自由獨立而戰。

同時，她們對於養傷期中的傷兵慰勞工作，也是同樣的重視，當她們有了餘暇的時候，她們

就趕到有市面的村鎮上去買來一些慰勞品分發給傷兵同志。有一次下着滂沱大雨，她們每人出幾角錢跑去很遠的地方，買了許多生牛肉和蘿蔔，把它燉得很稀爛，再冒雨打着赤腳送到傷兵同志處，傷兵們見到她們每人單薄的衣服被淋得潮濕了，而還帶來這許多牛肉給他們吃時，他們簡直被感動到連致謝的話都說不出來。

從前線到後方的交通是非常困難的，謝先生曾經兩次到上海和各文化團體，各報館，雜誌接洽。

捐了許多雜誌書刊，報紙來分發給養傷的戰士們，使得他們的精神不致遭受飢荒的襲擊。

(二) 農村宣傳工作 前線的戰事稍爲緩和了，或者是偶然碰到一個換班休息的機會，他們中間一部份的團員就跑到附近的農村去做宣傳工作。

由於我國民衆文化水準的一般低落，雖然處在戰區附近九十里的地帶，但對於目前展開的對日抗戰的真義，鄉居民衆尙多昧然不解，服務團團員因感到政治方面宣傳工作的急應開發，所以冒着飛機重砲的威脅到每一個農村去挨家逐戶地講解着抗戰的重大的意義，同時激動着鄉村中的壯丁來幫助軍隊構築防禦工事，運輸軍用品和肅清漢奸，二月裏來在嘉定，太倉，崑山，蘇州，

無錫，常熟等地，雖在敵機肆虐下，仍沒有一天停止過她們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農村政治宣傳工作過。

另外，因為謝先生自己是個作家的緣故，所以她在嚴厲督察團員們學習寫作外，對於傷兵同志們中間有寫作能力的，特別加以深切的慰勉鼓勵，她曾經計劃由各戰地服務團來組織一個「士兵寫作指導委員會」，但終以戰地換防的原故而沒有成功。不過，謝先生以久病之軀在為團務煩勞外，她還時常犧牲了在她是非常急需的睡眠時間來為傷兵同志們潤正作品，在蘇州出版的陣中日報和上海救亡日報上登載的傷兵同志們的作品，有許多是經過先生潤色過的。

「團」的今後計劃 此次「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的西移是在我政府「整個計劃」下的必然趨勢，因為我們認清抗戰是長期的，救亡工作的範圍也是廣泛，所以這次西移，正好借此機會補充過去「團」本身的不足，和展開今後「團」在後方的工作領域。同時，有一部份團員，至今還留在前方隨軍服務，這樣配合着將來西來團員在後方廣大的工作表現，則「團」的工作非特沒有停頓而且正表示着繼續，一個有計劃的持久的工作的繼續。

八 慰勞歸來

我們今天到某醫院去慰勞受傷的抗戰將士，那裏面一共住了四十幾位替我們受了傷的斷臂斷腿的英雄。當我們帶了慰勞品走到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每一位的臉上都浮着淒涼的微笑。向我們說：我們真難受，沒把日本小鬼子打跑，就先受了傷，……不要緊，幾天就好，好了立刻再去幹他媽的去！

累你！幾位到這兒來看我們，真不敢當，有的說。

「我們真慚愧，不能盡到了我們應盡的職責。」

「……………」

我們除去謝他們替我們爲國抗戰，勸慰他們好好的養息之外，並帶給了我軍最近的捷報，當我們說到：日本開往京杭贛的飛機被我們擊落十幾架，旗艦「出雲號」被我擊得半沉，以及日本司令部被我軍佔領的時候，全屋的戰士們（除去面部受傷的），都狂歡地喊：

「好！好！好！」

！

他們一位位都興奮得恨不得馬上從床上跳下來，再跑到戰場上去盡他們那光榮的忠勇的職責！

醫生囑咐我們不要使他們多講話，我們後悔不該把他們刺激得這樣興奮，於是，勸慰了他們幾句，馬上就出來了。

到了第二室，臨窗的床上，睡着一位兩腿都裹着綳帶的英雄，當我們走近他的時候，他含着微笑給我們一張名片，我們知道了他是前線抗敵軍某連的上尉連長王奮先生。

接着他向我們繼續談了許多話：

「我們這回是在愛國女校跟他們打仗的。我拿着大刀指揮弟兄們作戰，我們的一隊跑得最快，和敵軍白刃肉搏，三進三退，到底把他們打敗了。」面上浮着得意微笑，那勝利的一幕，似乎還清楚地擺在眼前，他喘了一口氣，立刻又用力接着說：

「你們沒上過前線，真不知道這回在前線上有多麼痛快！長官跑到前面，弟兄們立刻跑過長官，跑得更前；長官再前進，弟兄們就跑得更快，簡直不用長官發命令。一個個都英勇百倍，沒有一個後退的。我們衝上去的時候，那些日本鬼子連槍都及不拿，就讓我們趕掉了！——那些日本

鬼子一看見我們打來，就慌得沒勁兒了，只要打死幾個，剩下的就立刻跑啦。我們準勝。我們的傷再有一個禮拜就好了，好起來馬上再跟他們打，——我要是傷了手，也決不退下來的。現在兩腿都傷了，站不起來，沒有法子！」他的左腿的膝部是被一粒子彈穿過了，說着他又把他的武裝帶給我們看。在離邊緣還沒有一分遠的地方，有子彈打過的痕跡，並且還有一點兒餘殼，他指着那個地方說：

「只要再往下一分，我就遂了我的『暴骨瀝濱』的素願了！」

我們看他說話太多了，雖然他一直是非常有精神地說，可是，那是因爲他太興奮了，時間太久，於他的身體是不利的。所以，我們不敢再請他多說什麼，只是不誇張地報告了我軍勝利的消息，並且同樣地向他致謝，並勸慰他好好休養。臨辭去的時候，我們拿出一個本子，請他寫幾句話。他一面說，我們武人不通文字，一面給我寫了這樣一段話：

「民念二年愚任陸軍第二師機槍連連長職。在華北長城抗日諸役，所題之血誓云：『不思喪屍馬革，但願暴骨長城』；愚今則更易末尾一句兩字，但願暴骨瀝濱。○○上尉連長主奮」寫完後，又說：我現在每天念，並且還向每個弟兄念的，是這樣兩句話：「報國但憑忠義烈，捨身未

功名遂。」

當我們辭出醫院，走到門口時，一位護士趕出來，交給我們一張相片，說：
王連長送給你們作紀念的。

……………
(抗戰週刊)

慰勞歸來

三三

九 復仇的故事

馬星原，每天計劃着復仇的方法，等待着復仇的機會。

他，娘子關附近×村一個幸福的農氏，年青，勇敢，誠實，兼打一手的好槍。這走從小就跟着爺爺叔父們打「馬子」（即土匪）練出來的本領，長大以後，他已經成爲全村最好的槍手了，每年秋忙過時，村前村後的小二子大栓子們常常跟着他出圍子外五里遠的曠野山林中去打鳥，據那些毛孩子說，他們馬大哥的槍法真好得了不起，瞄準花頸子鶉春，花毛都不壞一根，他專打鳥屁股，留下美麗的羽毛送給孩子們做毽子。現在他要用打鳥屁股的槍法瞄準日本鬼子的腦袋了。娘子關失守後，村子裏有種的（即有志氣的）人羣帶着打土匪的槍跑到山裏去打游擊去了。山裏的人一天越聚越多，差不多成了一支隊伍了。他們每個人都抱着一顆復仇的心；馬星原也是其中的一個，他的剛娶來不到五個月的心愛的妻子被一個日本軍官姦後又慘殺了。

「你認得清那個鬼子的面孔麼？」有人常常這樣問他。

「他不曾比鷓鴣春的屁股眼還難認罷？」每次他用手擦一擦他的槍把，這樣回答。「只要撞有

他就成了。」

馬星原打起游擊來比誰都勇敢，大家都願意幫他找仇人。

一天，他聽到探哨講，鬼子們時常早上在城西沙河橋下飲馬，他想，這或者是一個機會，那鬼軍官的一匹花馬他早已在眼裏了。於是第二天一清早，天色還是朦朦朧朧的樣子就挾着槍藏在橋上。這橋離縣城有十來里路，橋下的水清淺得可以望見河底，小時候他常在這裏洗澡，摸蛤蜊的，那時候，進城賣菜的人都一早就過這裏洗菜。現在，却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影，只有橋下潺潺的流水，像訴着大劫後的悲涼。

朝暉漸漸升起，遠遠地一騎影子移前而來，馬星原機警的視線早已察覺，忙將身子平俯在橋面，一面却斜睨着遠處前來的敵人。

「這次即使不是那傢伙，也能撈一個回去！」他想。

人與馬的影子漸近漸明，踏踏的馬蹄聲也像他心脈的跳動一樣愈來愈急速了。走近橋下時，他神經突然激動起來。

「那匹花馬！」他心裏喊了一句。

那馬一轉身，他瞥見了馬上鬼子的側面！正是那個蓄着牙刷短鬚的軍官，仇人！

一個箭步躍身而起，馬星原敏捷地伸出他的百發百中的一伙搭在橋欄上，慣於瞄鳥屁股的如鷹一樣的銳眼，電一樣射準鬼那冬瓜腦袋。

「砰！」的一聲，彈子穿過鬼子的耳根，馬吃驚地蹣起前蹄，轉身狂嘶驟然劃破回野的寂靜。

「砰！」等到第二次槍聲發生，鬼子便像墜鳥一樣落在水裏了。一件重大的心事，也從馬星原的心裏落下了。

「這隻鶴春的羽毛倒值得一剝，全是呢子的！」馬星原剝了鬼子的黃呢制服，披在身上，還有一隻嶄新的二號白朗甯，也別在腰裏了，最愜意的是他多了一條這樣高大的好牲口！從此他是一個全山武裝最潤氣，打鬼子更凶的游擊戰士。等到山裏正式組織游擊隊時，他就把那條壯美的花馬送給隊長騎了。

十花姑娘就是扁担

太陽還沒升起，滿天飄浮着白雲却已給渲染了深紅色，公路兩側向遠處伸展開去的廣闊的田野裏，各種作物正抬頭迎候着陽光的照耀；晨風吹動着路旁兩行柳樹的濃密的枝葉，在沙沙的發響。樊有連揹着一條扁担，這時正獨自走向公路盡頭的修水城去。（當時的修水城給敵人佔領着）他望着這好比死了一樣寂靜地躺着的公路，和記起它往常人來車去的熱鬧情況，不禁深深的呵了口氣。

樊有連快步走着。他是以胆大力壯這一帶鄉村裏有了些名聲的。他知道日本鬼子是殘暴的，他知道城裏和城門口是有日本鬼子隨時要搜查盤問百般為難，他又知道在公路上走，碰到日本鬼子，縱使是清早也是很可能的，但他於沒有絲毫怕懼的心理或恐怖的幻想，他只是快步走着。

可是，當他轉過一個山坡，望見東門的城樓，在前面不遠的叢林間出現的時候，同時他也望見距離他只有二三丈的那座橋的欄杆上，坐着一個黃色軍服的日本鬼子，一點也沒有錯。是一個日本鬼子，正對着他瞄准了槍。這雖是樊有連也不免怔了一怔，但他立刻鎮定，從容地繼續走過

去。那鬼子，蹣下欄杆走過來，咕哩咕嚕的叫着，並且裝出種種手勢，樊有連却怎麼猜測也不懂，只暗自好笑地凝視着他那兩粒奇特的鬚子。

「花，姑，娘，有？」鬼子硬強的大聲叫，似乎不耐煩了。

樊有連這才明白了，同時也光火了，兩手不意把扁担握得緊緊的，在心裏暗地恨恨怒罵着：「野獸不如的鬼子！」但他面上却是一副表示誠意的微笑，點一點頭，轉身走到公路左側一條長滿了茅草的小支路，回過頭來對鬼子招一招手，鬼子聳聳肩，把槍掛上了背，滿意地跟着他踐上茅草路去。

樊有連帶領着鬼子，爬過土坡，跨過荒塚，躍過小溪，逐漸走近一座巍巍的高山。他爲了不使鬼子起疑，不時回過頭來，向鬼子笑着指指前面，鬼子的回答只是興奮的竊笑。慢慢走上高山，走進山坳間一條崎嶇的石板路了，鬼子一拐一拐地倒越走越起勁，大概他正夢一樣幻想着，在山的那邊，或者就藏在這山裏，有幾個漂亮的花姑娘，等着他去任意蹂躪吧。

大概這鬼子真在這麼幻想着而且幻想得出神了的原故樊有連望望四周沒有人，咬緊牙根，兩手緊握着扁担，高舉起來，返身對着他頭頂猛擊下去的時候，他似乎還一點也沒覺察，在「拍」

響亮的一聲裏，鬼子同時迸出了沙啞的叫呼：「呵……」倒下去了。決沒有讓鬼子掙扎起身的機會，第二聲「拍」，早又重重的擊中在他的當頭。鬼子本能的用手掩護着打落了帽子的禿頭，血從指縫間漏出來，給石板塗上了一塊暗紅的色彩，他大張着嘴巴呻吟，聲音却並不高，像是在熟睡中不自覺的說着夢話一樣。他曾兩次掙扎着想用手臂支撐起來，但怎麼也不能，逐漸地，眼皮合攏了，呻吟更低更低，聽不見了。兩條腿伸了一伸。

「讓你去找花姑娘，你媽的鬼子！」

樊有連中午進城，興奮地快步走回家去了。升起在深藍色暗空的太陽，熱烈地照着他魁梧的身軀。他肩上升了那條扁担之外，還斜掛着一桿步槍，和一條滿裝着子彈的皮帶。

（錄自揚眉集）

十一 井屹塔的血

距吉縣西北六七里外的一個山頭，散佈着好些土窖和房屋。幾株光禿禿的老樹隨着西風飄搖，一隻黑狗懶洋洋地躺在太陽下……

這是井屹塔村。

由村莊環視四周，四周的山頭都是被開墾了的田莊，每年春天，村民在那裏播下了糜子、麥子和玉米的種子；秋天一到，滿山飄蕩着糜子芬芳的氣息，一片金黃。二十多年來，每年都是一樣。這兒沒有什麼變故，也沒有戰爭。雖然村民仍舊保有着那副平板的臉孔，可是他們實實在在生活在平靜中。

然而突然有一天，一個驚人的消息，從縣城裏傳到井屹塔村來，「東洋鬼子進兵中國，現在正在攻省城哩！」雖然他們曾因此有過一個短時間的驚慌與憂慮，可是很快就平靜下去……

以後接連傳來了很多可怕的殘殺的事實，如太原附近的一個村莊裏有一家人家共男女七口，可憐他們還未跑出家門，敵人就來了，結果全家慘遭殺戮。另外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送

他的孫女到外婆家去，不幸路上遇了幾個日寇，被抓着就輪姦，老頭兒跪下哀求，反被殺害了，那幾個一野獸一洩了獸慾以後，就在少婦陰部插入一把刀，揚長而去……

這些慘痛的傳說，同樣在他們質樸的意識中發生了作用，他們開始認識了敵人，開始種下了仇恨的種子。

可是有一樣事實却是他們沒有想到的，就是這短短的歲月中，敵人會兩度來蹂躪吉縣，第一次是太原淪陷後的第四月，當時敵人殺了許多他們認識的居民，搶去了許多的財物，一直使他們在山溝裏困了一個多月，最後等守軍把敵人擊退了，才重回村莊，重見春風飄蕩中的青天白日！第二次，是八個月後的冬天，遠近的山頭還積着皚皚的白雪。消息一傳到平靜的井屹塔村，土窩裏，小屋裏，馬上掀起一陣很大的騷動，人們躁急地呼喚着孩子，忙亂地收拾着財物和用具，最後，他們趕着驢馬，重又踏上亡命的途程。

村民們都邁過山頭，向高山叢中爬進，其中有三十二人轉入了離村莊只半里路光景的小溝。這是一個少人知道的地方：沒有路，沒有人的痕跡，三面都是高山，只有一面是玲瓏曲折的

山徑，可以通大路的。但是這只是荒僻的山徑在山溝的南面，有一塊山坡，坡的頂點連接著一塊一丈來高的陡峭的土壁，這裏，用不着誇張，土壁的的確確是壁一樣峭立，若不憑一把梯子一根麻繩，誰也不能爬上，上了土壁，眼前又展開了一條狹小陡斜的山徑，起碼總有三四丈高，滑碌碌的，沒有抓攀的地方，也沒有站得住的所在，若你一定要爬上，非小心翼翼的手腳着地，便有滑落的危險。兩旁的山壁緊緊的夾成一條「一線天」。若洞口滾落一塊土地，山坑裏馬上發出一骨碌骨碌的巨響，像大石崩落似的會使人害怕，窰洞是躲隱在山壁的兩旁，又有山壁突出的部份掩藏着。因此從窰口可以望盡下面的山坑，可是，從山坑，或從土壁下面向上望，却沒法看得見窰口。這種奇怪的地方，誰會疑懼牠呢？然而，敵人終於知道了。

據說第一次敵佔領吉縣時，曾搶去幾十萬元的烟土，發了大財。這當然還未能使日寇滿足。這班傢伙本來就是以偷竊爲業，無惡不作的，平日與居平結下了很多冤。這次捲土重來，他們一面爲了報復，一面夢想發財，——這正是慘劇的禍根。

村民們眼見敵人進了吉縣城，於是他們也就開始佈置了：老年和孩子留在窰裏看家，年青夥子出去放哨，於是，天一亮，他們就憑着一把梯子從土壁上溜下去，爬上山頭，分別噴望着兩條

來路。不料，在吹着大北風的一天，十一月一日，有漢奸日寇八九人，避開了放哨人的視線，悄悄從山溝裏爬進來。憑着那把梯子敵人沒有阻擋地爬上了土窖。留在窖裏的老年人和孩子們，自然沒有抵抗的力量，只眼巴巴地看着這般強盜肆意搜索，眼巴巴地看了日寇搶去了七百多塊錢，十幾兩烟土和幾張被窩……

遭了這場意外的巨劫，使他們大大的警惕起來，首先把土壁上的梯子搬走，使敵人不能爬上，第二，他們在窖口堆起了一堆土塊，準備對付，這時，他們腦子裏雖然會鮮明地映出了一些敵人刺殺中國老百姓的影子，可是，兩邊是大路，再也不能逃去了。……

果然，苦戰在第二天開始了，敵人十餘人，一登土坡就是得意揚揚的往上爬。居民呢？後來據一個逃出來的孩子說，他們早就伏在窗口緊緊的盯着山坑，等敵人爬上了土壁，艱難地像鳥賊似的爬進的時候，他們就抓起一塊土塊，對準最前面的一個使勁一扔，應着土塊的碎裂，山徑裏立即騷亂起來；原來，土塊正打着最前面一個傢伙的頭上，頭破碎了，於是人像石頭一樣直滾下去，爬在後面的幾個「傢伙」，也像石頭一樣被壓着滾下去。當這些傢伙由土壁滾落土坡的時候，土坡上馬上發出蓬蓬的像巨石着地的巨響，和揚起一般濃重的泥塵……

敵人不會就此罷手的，於是用步槍猛烈向上射擊，然而藏在暗處的窖口是看不見的，村民們仍然可以伏在窖口，抓着巨大的土塊，在等候野獸的來臨。敵人經過二三次的爬進，都失敗了，最後，才悻悻的退走。

後來據說：這次敵人是給打死了兩個，受傷的四五個，自然，見人就殺的野獸會用更大的力量來吞噬人類；果然，第四日，敵人增加五六十個了。一擁進山溝，就大聲吼喝，猛烈作盲目射擊。村民們見來勢洶洶，就拿土塊，煤屑，瓦碗，水缸，油瓶拚命抵抗。敵人雖然接二連三地爬進，可是不能爬上……

一直鏖戰了二三個鐘頭，窖裏的土塊漸漸少了，後來一個被刺了四刀而未死的孩子說：「那時候，我在窖裏着急了，只好拿菜刀拚命在窖壁上亂砍，把砍落的土塊，搬出窖口，又繼續打下去，……」

這樣，由上午八時一直苦戰到下午六時，敵人終於達到了窖口，敵人怎樣到達了窖口的，這裏却有三種傳說：一是窖裏的土塊，煤屑、瓦碗、水缸都扔光了，失了最低限度的抵抗力量，一是敵人搭了木梯，以步槍掩護爬進；一是由窖頂的山頭，用麻繩把敵人吊落，被吊落的敵人在空

同時被嚇暈了，所以敵人無從發覺。另外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給敵人一連刺了四刀，二刀着頭，二刀着胸，雖然鮮血流了一頭一臉，然而他沒有死，還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中年莊稼漢，是第二天就離開了窖洞下山去的。上面這三條小生命，都是他在當夜悄悄地去抱出來的。

還有三位青年婦女死得最慘。後來當我親臨其境而經過一條下臨萬丈深溝的小路時，一個村民指着一堆淡淡的血跡說：「那三位婦女就是在這裏被推落在山溝的！」血，是洒在臨崖的邊沿、也許刺刀剛進胸口，她們還未吐出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敵人就把它們推落深溝。她們的屍體都在深溝裏，下身裸露着，胸口還凝着鮮紅的血漿。她們的臉色蒼白可怕，血液停止了奔流，可是她們中一位還緊緊地咬着一束頭髮，另一位高高的舉起一隻拳頭。

啊！拳頭，并屹塔的血會把她漸漸滋養成一個鐵拳，一個毀滅「野獸」的鐵拳啊！

十一 三童行

陳嘉會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四日，竊據廈門之寇，集僞立小學學生於旭羸書院，慶祝兒童節，寇海軍司令宮田，領事內田，特務機關長澤忠信，僞維持會指揮官佐藤攜玩具餅餌赴會演講，以慶祝兒童節與中日親善命題，令作文，多交白卷，有周智慧，紀和亭，楊春龍三童者，年十三四，一童書慶祝兒童節，打倒日本鬼，二童書還我河山，驅逐倭寇。寇曾大怒，綁赴司令部，三童沿途大呼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聞者感動。余爲之痛焉，作三童行（據四月八日桂林掃蕩報福州電）

二十八年兒童節，倭寇據廈恣懽悅。謊言保護誘兒童，人頭畜鳴納交結，旭羸書院爲會場，忍尤含垢作學生，待死須臾湯沃雪，敵曾裝出假惺惺，中日親善翻兩舌，恩物菓子粉雜陳，勸降倭國須早決，命題作文試衷曲。羣兒語塞不敢泄。中有三童周紀楊，謂秉正異要直說。前年寇軍入蘇浙，劫去兒童滿車轍，後來又陷京與皖，兒童腹剖頭兩截。殘殺幼弱無人道，直欲滅種在一瞥，今寇戰鬥力已盡，又想速和弄假訣。不死終當爲國羞，不說不使寇胆裂。永別城南錦繡兒，

要作汪童忠魂烈。一童大書打倭鬼，二童大書倭寇滅，打倭滅寇死不休，還我河山願流血。寇曾一見雙日胎，恨煞兒童筆如鐵，始知中國尙有人，兒童難欺徒狡譎。三童就縛魂不驚，沿途大呼義聲徹，上言擁護蔣委員長，下言擁護國府熱。觀衆悽愴淚暗吞，天昏地黑營門悶。從此兒童消息無，潮聲日夜悲嗚咽。金門島，鼓浪嶼，毓此三童成三傑，愛國捐軀在小童，人間丈夫應愧劣，君不見，石敬瑭，引胡入寇蒙不認，又不見，張邦昌，賣國求榮終蹉跎，救國無分老壯少，視此廈。門三童我心折。

十三 蕭山一牧童

鯤

太陽照着焦黃的麥田，牛吃着路邊的青草。放牛的孩子坐在樹陰底下打瞌睡。走過來一個穿藍布長衫的莊家漢子，堂下，吃着他那長桿的旱煙。

「借個火吧，兄弟：」過了一刻功夫，他要抽第二袋煙，把空洋火盒子丟在地下。推一推那孩子，陪着笑臉，他說他景開封來的，家在蕭縣。開封有馬路，有戲園子，熱鬧極了。那裏的女人打扮得多好看。他問孩子的家住在那裏。家裏有什麼人。又說些關於種莊稼的事。最後，他說不知道回蕭縣去的路上有兵沒有，好走不好走。一邊說着，他掏出兩個饅頭，一個鹹鴨蛋遞給孩子吃。孩子高興地聽着，吃着。

「你知道這東南上有隊伍嗎？」

「有，昨天過了一夜，」

「有多少？」

「多啦！」

「也有騾馬，也有砲車。是不是？」

「都有！」

「有騎馬的官長，領子上掛着金黃金亮的徽章，後頭跟着盒子砲，是不是？」
「那沒有清楚，我看見有兩架機關槍，抬着的。」

「哦——那麼他們都住在鄧村了。」

「也有住劉集的。」

「真的，你不要亂說呀！」

「誰亂說，我姊今天早晨打劉集來。」

「哦；劉集……那麼他們的砲拉到哪裏去了呢，你知道；」

「……」孩子眼睛望着劉集，在想什麼似的。

「我知道他們把砲架在樹林子裏，他們還挖了幾道壕溝呢那些壕溝挖在那裏的，你告訴我！」
「……」孩子慢慢地放下來他吃着的鹹蛋，仔細看着那漢子的臉。

「那砲架在什麼地方，你說，」

「就在那邊。」孩子隨手指了一指，注意到那漢子從身上掏着什麼東西。

「兄弟，你告訴我壕溝在那裏，我給你錢，」孩子看見他臉上不自然的笑，自己手裏被塞進一張錢票子。

「兄弟，你幫幫忙，你領我去看看那些壕溝，等等我再給你一塊錢。」

如果那漢子更細心一點，也許可以看出一個十四五歲的質樸的臉上怎樣流露出驚疑和思慮。可是他並不知道自己在啓發了一個中國少年的民族意識。

「行；」孩子忽然堅決地答應了一個字，站起身來，去牽自己的牛。

「你給我拉着牛，我領路。」那漢子接過牛繩，跟在孩子後面，孩子脚步走得很快，

不到二里路，走近一個土坡，路上站着一個哨兵，忽然孩子發了瘋似的，一邊喊着飛跑過去

。「他搶我的牛，抓住他；他搶我的牛！」

「怎麼地；這小鬼崽子，是你叫我給你拉牛的！」

可是那漢子已經被哨兵扭住了。

他是漢奸；他叫我告訴他你們挖的壕溝！」孩子把手裏握緊了的鈔票拿出來，哨兵從那漢

民間忠勇故事集

子身上搜出手槍和其他的證據，

很多人知道蕭縣張新集的這個故事。

十四 三兄弟

三兄弟是孿生，他們的名字——夏光，夏雲，夏馳。像貌相同，個性相同，年齡相同，但也都差一點。

說差一點，是相貌，以夏光較蒼壯，因他喜郊野馳獵；夏雲略胖，他比較好吃而做做生意，夏馳則比二人都白嫩，他愛玩弄笛簫，會編山歌小調，三人中他最有點詩意了，統一起來，三人都很清秀，都很仁厚剛強，都是二十四歲。

三人都有一個志向，就是繼承亡父遺志，父親夏原是馬占山部下的一名老營長，黑龍江抗日的一年馬原在胸窩連中八顆輕機關槍彈，傷重不治，撇下一匹拳毛蘆花至今還由夏光騎着打獵，有時月白風清，那匹蒙古種的拳毛蘆花常常慷慨悲歌似的引頸長嘯，三兄弟撫着光澤華麗的馬毛，會一同湧上熱淚，遠懷起亡父的仇血來。

新鄉是三兄弟外祖父的家，因為外祖父無子嗣，現在變為他們的家了。八年來他們從關外到河南，未曾忘懷關外的鴨綠江與長白山。八年來馬也有點華髮蒼顏了，大概他嗅不到科爾新旗草

原的氣息而感到憂鬱吧。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新鄉開始組織游擊隊，三兄弟一齊去見縣長，願意將外祖父遺留的財產全部充作游擊隊的糧彈費用，三人遂獲得縣長和全隊的敬愛。三兄弟都作了小隊長。

一年中新鄉游擊在四鄉非常活躍，時常伸展到隴海路拆鐵軌，截奪敵人的運輸車，三兄弟在一年間陸續英勇戰死。

民國二十八年冬，一個落雪的日子，寒風中夏雲帶着五十多名游擊隊在城西四十里的汽車道上奪敵人的餅干車，在雪深半尺的田溝裏與敵人展開交戰，夏雲的盒子砲釘着敵人的輕機關，一連使敵人換了三個機關槍手，因為釘得太狠了，給敵人找了位置，一下飛過五個手榴彈炸碎了半個身子死了，那次結果雖然奪下三十箱餅干麵包鳳尾魚太陽啤酒，但這些食餉與酒都成爲夏雲的祭品。

二十九年春末，敵人大規模出動坦克車掃蕩游擊隊，夏光與夏馳隨着大隊長由隴海線橫向西移，敵人一路節節壓迫，退走三天，在獅子營與敵人隔河而烈，雙方彈火非常激烈，敵人兩輛坦克車發放小鋼砲，有六挺機關槍向岸上，一口氣掃射半個鐘頭，夏光射倒兩個渡河的鬼子，橡皮

浮船也打破了。兩小時後，敵人三架飛機來低飛掃射，全隊向松林裏躲，真驢單駕重機槍掩護，背受兩彈倒地，全隊安全退回木樂店時。夏光也傷重不起，解開前襟，血衣斑斑。三兄弟都追隨着父親而去。

四月十五日，大隊長在縣鎮上聯合鄉民公祭三兄弟有位秀才送一副趙體輓聯，橫額是四個大字：「一門三傑」。

（錄自揚眉集）

十五 三個工人

湖北賀陽勝橋附近朱家灣，一百多個工人在修築公路。監工的日本兵槍上着刺刀，來回在崗上踱着單調的步伐。丁丁當當的鏟鋤與石塊互相碰的聲音，奏出沉悶悶的節調，天氣也是那麼沉悶悶地，密雲封凝，雖然中午，太陽還透不出灰色塊似的雲層，地下影子錯亂依稀，人人腦中漲着憂鬱，一天八毛錢，做了路來給鬼子打自己！

「一天八毛錢」王鵬飛停住了鏟子，摸了一把嘴巴子「我操他爺爺的老屁股，路鋪得平坦好他走媽的機械化！日本鬼子就仗着機械化，機械化就靠咱們來修路！」

王鵬飛有鑽牛之風，那顆心也不下「黑旋風」的激烈。然而他却粗裏有細，偏會找話岔兒反間同夥，不要上鬼子與維持會的當，有機會還得報仇，不能老作順民磕頭蟲。

同夥中被他說服的已有七八個，尤其是鄧國斌楊伯卿更談得投機，志氣相合。三個人還拜了把子，在「一枝春」序了蘭譜，立志要作抗日英雄，像劉關張大破黃巾賊一樣才稱心。

「一天八毛錢，你不賺，你別想買豆腐，我一天兩磨盤豆腐剜個底也有八毛錢，維持會就非

咱們來維持維持不可麼！說什麼路修好了四面好進城做生意，真放他娘的老臊屁！做生意？做人命生意，做土匪生意！」一個東城角賣水磨豆腐的張三不禁引出滿腹憤恨，說完了狼狽地舉起兩嘴鋤向紅土層上掘了一下。

「我操他爺爺的老屁股，這叫做瞞着脖子拉屎！我們現在就走在洗脖子，洗乾淨了給人家騎上來拉屎！」王鵬飛接着又挑着煽動的口子，「拉完屎了還少不了給你一刀！」說着，用左拳作頭顱，扇起右手掌闢了一下，嘴裏還輕說了一聲：「察」！

這有趣的比喻非常生效，有五六個恨怨聲一齊咒罵起來。

「他媽的」！

× × × × ×

「一枝春」是鎮上生意唯一興隆的小酒館，七八張八仙桌，幾十條長凳，一早一晚，常常擠得滿滿地，使老板的笑眼迷成一道縫，中午却很少有人來，因此今天王鵬飛鄧國斌楊伯卿三個人佔據了中央一桌，三花酒兩壺催起豪興，三人都把一隻腳踏在凳上，噴着帶有酒性的氣憤，發表他們的志願。

老板忽然搖擺着肥重的體軀踉踉跄跄跑進來，走到三人桌前，滿臉慌神低聲說：

「日本××洋行的正經理帶着一班人到朱家灣來視察，先要來小店落落脚，你們最好避開一下，他們馬上就來了！」

「什麼？老板何必出這一身虛汗？到要看看是什麼三頭六臂，狗頭貓眼！」七分怒氣加上三分酒意，王鵬飛拿定主意要鬧一下。老板還頻頻作揖，楊伯卿却拉開他不要就這份心事，正爭執間，門外有汽車鳴鳴叫了兩聲，兩個穿囉囉西裝上唇蓄有牙刷鬚的日本人帶着兩位中國翻譯走進來。

「八哥鴨祿！什麼下等支那人，這樣沒有禮貌，快快滾出去！」這大概是正經理說話了？一個翻譯也馬上瞪起賊眼向三人身邊掃過來。

「我操你爺爺的老屁股，今天老子就要你的狗命！」王鵬飛以鐵牛的壯驅撲過去，攔腰抱住，奪下日本經理的手槍，鄧國斌楊伯卿從廚案上抄起切五香牛肉的菜刀，餓虎撲食樣向敵人頭上亂砍，一個翻譯跪下來叫饒，被王鵬飛一脚踢上臉，滿嘴的血狼籍兩腮。

三個酒客離去後，一技店却留下四個血尸。

日落之前，另有十五個同伙隨着三個人投向國軍。

（錄自揚眉集）

三個工人

張全甲

十六 張全甲

張全甲，晉南平陸爻里村人，平日富於愛國思想。有一天晚上，我軍某部路過爻里村，正想再向前進的時候，張全甲馬上跑到該軍去報告說，前村已經發現敵人，並且自告奮勇，願意爲他們偵查，不料走到村口，被敵人擄獲，架至敵營，施以殘酷毒打，強迫吐我軍情，他無論如何不肯吐實，卒致筋斷骨折光榮殉國。某軍以該義民奮不顧身，担任偵察任務，被俘後又能忠貞不掘，真是不可多得，因此一面函請平陸縣政府從優議卹，一面並電請省府予以褒揚，好讓他的死事發生更大的影響。

十七 五義士

山西敵軍在運城方面擄我壯丁李治章董永祿等，叫他們搬運砲彈，他們不甘心把這些砲彈搬來屠殺自己的同胞，於是暗地連結運輸工友李文生，宋發才，宋長春，約定在某一晚上起來用火引燃砲彈。一時彈炸聲撼山谷，運城敵兵聽得聲音，從睡夢中驚醒，秩序大亂，我四壯士乘隙逃走，只有李文生被敵人查獲，壯烈殉難，事後調查這次燒燬敵人砲彈四百餘顆，要是這些砲彈都向中國人頭上射出來，我們該遭受到許多大的人命的損失啊！

十八 施中興

敵軍佔領孟縣以後，滿街通貼狂悖標語，那時縣裏有一個人叫施中興的，看了非常氣憤，馬上號召同志，將全城所貼標語概行撕去，並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等口號，後來被敵人捕去，用非刑拷打，大罵不屈，先割其舌，後剝其皮，臨死還高呼口號不止。

十九 索光耀

索光耀，年十七，山東某中學學生，憤恨敵寇侵略，就投筆從戎，參加第×區×部充上等兵，在魯北清河鎮之役，與敵激戰三晝夜，不幸被敵人擄去，敵人起初用甘言利誘，叫他吐露我軍情，隨後用酷刑拷問，但是索光耀始終不屈，並且厲聲大叫：『我是中國人！我只知道愛中國！』敵人無可如何就把他腰斬了。

二十回教徒

敵寇在濟甯各鄉村，燒殺淫掠，無惡不作，回教人民憤不可遏，馬上糾合宰牛作的教徒兩百多人，不分男女，各持屠刀，痛殺日寇，計一夜之內，殺死日寇二百餘人，後來這兩百多回教徒因爲不及逃出，也都被敵人殺了。

二十一 回教徒誓死不屈

又上海市陷落後，有回教同胞某，爲日寇所執。日寇共十人，執着回教同胞問他『日本好還是中國好？』回教同胞堅決地說：『當然是中國好。』日寇聽了大怒，痛加鞭打，該回教同胞誓不屈服，任其苦打，還是高呼『中國好！中國好！』日本鬼子恨極了，就用大鐵棍猛擊他的頭顱，腦漿迸裂，慘不忍觀。

二十二 孫景灝

八一三英勇抗戰發動，上海有印刷工人孫景灝，毅然加入抗日團體。後來上海淪陷，他仍潛伏租界，繼續工作。十二月三日早晨，他得到情報，知道敵人將在那天舉行慶祝，並遊行南京路示威。於是就召集同志，在緊急會議中，決定應做的犧牲工作。當敵軍整隊遊行南京路的時候，巡捕房已經在各路口斷絕行人，嚴密戒備，孫景灝攜帶炸彈雜於路口人叢中，一見敵兵，怒髮上指，爲了民族的光榮，竟不顧一切，衝進警戒線內，將預帶的炸彈擲去，馬上就打死三個敵兵，再擲一彈，敵兵已四面散開，沒有命中。同時他却被巡捕發覺，開槍射擊，應聲倒地而死。

二十三 王崑五

蕪湖商會常務委員王崑五，當敵軍侵入蕪湖的時候，以身負維持商場重責，不能離開。經敵軍多方探詢，請他出來担任維持會的會長，崑五外表對他們虛與委蛇，心裏却想乘機報國，敵人不知道他的真意，對他非常信任，有一晚，他身懷手槍去見敵酋，預備加以狙擊，不料與敵人敘談之下，形色稍露張皇，搜出手槍，立即在帳下槍殺，臨難時，罵不絕口，株連而死者共計七人。

王崑五

江曉縣

六七

二十四 江曉鳳

廣德城南二十里，有甘溪溝，三面高山，中通狹道，素稱天險，敵軍攻陷廣德後，此地遂爲我游擊隊隱藏之所。有一天，有五敵騎行經溝下，遇一老人江曉鳳，逼他帶路，老人素知溝爲天險，假使把敵人帶去，一定可以使他們片甲不回，於是僞引五人入險。走了很久，起先是馬不並行，隨後就蹄不能進，敵人非常懷疑，老人見游擊隊不到，中心焦憤。敵人知道中計，隨即拔槍相向，老人乃立刻大呼：『日本鬼子來了！大家快來殺日本鬼子！』敵聞聲大驚，就扼住了他的咽喉，挾老人上馬出溝口，等到游擊隊來到，才知道老人已被敵人用煤油燒死。

二十五 吳榮臣

抗戰以來，安徽軍民忠勇事蹟，時有所聞，但從沒有像吳榮臣的殉難那麼壯烈。吳烈士，銅陵居門口人，爲人忠誠，極富國家民族思想，銅陵淪陷後，殺敵的志氣更加堅決。當我軍屢次反攻銅陵的時候，他常常親冒敵軍炮火，擔任嚮導，深入敵後偵察。不料有一天忽被敵人盤獲，遭敵毒打，遍體鱗傷，鮮血淋漓，衣履盡赤，敵人又用鐵絲貫穿他的手掌，繫於樹上，每隔一點鐘，又用磚瓦石塊向他亂投，烈士不爲所屈，週身血肉模糊，如此延續三日三夜而死，死時還高呼殺盡『倭鬼』不止。

二十六 張子開

安徽合肥從二十七年淪陷後，敵人到處物色傀儡人物，組織偽維持會，漢奸都推三河鎮正紳張子開擔任。敵人馬上派員去勸張附逆，張嚴詞拒絕，敵人於是捕去他的兒子，並且對他說：『你如果不出山，我就殺你的兒子』以爲威脅一下便可以成功了。但是張不爲所動，敵人果然殺了他的兒子，並且拿首級給他看，逼他就偽維持會長職，張大怒說：『你們已經殺了我的兒子，又來逼我，縱使殺我全家，我也不做漢奸。』敵人惱羞成怒，就把張子開和他的全家通通殺害。鄉人看見張子開拒任偽職，全家慘遭毒手。極受感動，紛紛參加游擊隊，與敵人相周旋，後來變成淮上的抗敵勁旅。

二十七 謝湘佐

湘北陸城紅木橋村民素稱渾樸，富於國家思想。有一天敵兵一百五十餘人，由該城經花田畝，竄抵紅木橋，想襲擊我們的游擊隊，乃擄當地保長謝湘佐甲長謝元均和農民六人，叫他們帶路，引導他們到游擊隊活動的地帶去。謝湘佐等都說不知道游擊隊在什麼地方，敵兵大怒，馬上把他們毒打，並用炮烙之刑，他們無論如何不肯做嚮導，敵人就把他們用亂刀砍死，切肉成糜，仍竄回陸城。湖南省政府以謝湘佐等死事慘烈，殊堪矜式，特從優撫卹，並明令褒揚，以昭激勸。

二十八 曠東初

湘南南嶽鎮，自抗戰軍興，人民應征兵役，極爲踴躍。有曠東初者，生有二子，長子萬雄，年二十五歲，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就首先從軍，編入某師，調往前線。戰。次子霽雲，年十六歲，畢業小學，激於愛國熱誠，逕向鎮公所投效，轉送政府編入戎行。曠東初看見兩個兒子都能夠爲國家效忠，異常興奮，並時常教訓他們努力殺敵，勿以家庭爲念。他家裏還有三個女兒，除兩個女年紀太輕外，長女年二十二，看見他的兄弟都先後從戎，也跑到前線担任救護工作。鄉里父老以曠氏一門子女三人都能夠爲國效勞，英勇參加抗戰，真是替名山生色不少，大家聯名呈請政府准予嘉獎，好使他們英勇的行爲激發出人民更大的愛國熱忱。

二十九 樓田村

南昌東南瑤湖附近之樓田村自淪陷後，敵人就強迫該村鄉民組織偽維持會，但被該地民衆嚴詞拒絕了，敵人氣不過，就捕殺數人，悻悻而去，不久，敵再度脅迫組會，又遭拒絕，敵又捕殺數人而去。第三次，敵人來勢更兇了，派了一隊兵來威嚇，同時又甜言蜜語的多方勸誘，該村民衆的答復，仍舊是一個不理敵寇惱羞成怒，卒將該村全行焚燬，村民不及逃出者，概遭慘殺，逃出的壯丁，都加入了游擊隊，配合正規軍作戰，不斷給予敵寇重大的打擊。

三十 三灶島壯丁

敵在三灶島機場。建造了一個傷機收容所，是用葵柵木板搭成的，所內放有受傷後正在修理的敵機三四架，被島中壯丁打聽到了，有一天晚上他們，召集同志多人，乘敵兵造飯之際，潛行掩入放火，將收容所焚燒。霎時間火光熊熊，不可嚮邇，兵發覺，狼狽奔出，後由大隊才把火焰撲滅。可是所內放的敵機却已經全數化為灰燼了。